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義斷法卷三至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姜明新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書義斷法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書義斷法六卷元陳悅道撰其自題曰鄒次不知何許人書首冠以科場備用四字蓋亦當時坊本為科舉經義而設者也其書不全載經文僅摘錄其可以命題者載之逐句詮解各標舉作文之竅要蓋王充耘

書義矜式如今之程墨而此書則如今之講章後來學者揣摩擬題不讀全經實自此濫觴然元代士風淳樸其程式猶以義理為宗故其書訓釋簡明不支不蔓終勝明人庬雜剽竊之談録而存之亦足見一代之風氣也書末原附作義要訣一卷為新安倪士毅所輯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則又作文訣數則尚具見當日程式以世有別本且論文之

作不可附麗於經部故著錄於詩文評類而

此則從刪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書義斷法卷一

元 陳悅道 撰

虞書

堯典

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古今帝王功之極莫如堯德之盛亦莫如堯論其功

而不究其德非善論聖人者也敬體而明用文著見

而思深遠蓋論其德性如此信爲恭而實能讓蓋論其行實如此然是六者皆出於自然而得非有所勉强故能被四表格上下所謂放勲者如此也史臣以放勲二字總言其功之極以下文六者析言其德之成可謂深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恊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人以一心具仁義禮智信之德其德本大舉而措之

天下無不周徧其於宇宙內事亦皆性分內事特有此大德而莫能明欲明德而有弗克故無以全其本性之明而充其功用之廣也有帝堯者能明明德於天下親九族而九族睦章百姓而百姓明和萬邦而民於變時雍蓋本立而效自廣體全而用益周其明德新民之極功如此而惟史臣能推之

克明俊德四字要分曉下六句只是明德新民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聖人一念之敬貫通乎天人之間故命羲和以順天勤民之事皆以欽敬為主蓋順天而不主於敬則其紀數之書占天之器凡日月星辰周天之度安保其無差也勤民而不主於敬則其於四時之序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所關安保其無誤也古今治歷明時至堯而始詳故堯典中以此為第一事而始終以欽敬言之微史臣其孰能明帝堯之盛心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和仲占天之所在於西方之昧谷而又餞納日以秩西成之事觀中星以殷仲秋之時使民氣之平夷鳥獸潤澤若獨與勤民育物之功者不知舜之分命羲和寘方測景皆隨地見功無一毫推步之差故民於秋成皆得享其自然之利以遂其天性之真和仲適當西成之候力穡有秋非謂和仲獨治西方三子者無預於此也亦非謂三子各治一時和仲獨專西成

之功也觀帝堯總命羲和之辭意可見矣　易紀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民物之夷毨以此

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欲成歲功必明閏法欲成治功必資羣臣然百官之信治衆功之皆廣則未有不自治歷明時始也周天三百六十者一歲天運之常數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

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而閏生焉此歲功之所由成也自黄帝迎日推策至堯之時而歴法大備然後四時定歲功成百工惟時以凝庶績而治功無有不成者矣歴象日月星辰所以為欽天之第一事而亦放勲之一端也

舜典

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四者幽潛之玄德無愧於其位故其終身光華之盛德無間於其君盖舜之協帝如堯之則天謂之重華史臣紀其終身之盛德如此指其發外言之也然其玄德之升聞職位之歷試其德之積中固已非一朝夕之故至於重華則亦其積中發外之不可掩者耳舜典之書以重華二字提其綱而以玄德四者列其目可謂深知舜者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賔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古之聖人具德業隨地而可見其德量則與天而相通舜之作司徒總百揆兼四岳職任之無曠而德業之有成亦其職分之所當為者至於入山林之深遇風雨之變而聰明誠智確乎不亂非甚盛德何以臻此故非可以尋常功業配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虞廷占天之器以璿飾璣以玉飾衡固非為是過侈

也天之日月五星運行不齊而齊其不齊實有宰物者司乎其間是天之政無大於此而聖人裁成輔相之政亦莫先於此其於推步占驗非聖人之政而天之政也以身代天之政其於占天之器可不慎之重之乎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聖人一身中兩間而立既已勝天下之重任必思舉天下之重祭然其逐事舉禮必有類禋望祭之異名

以順其事隨事定名必合天神地祇人鬼之異等以周其敬如郊祀昊天之祭禮之最重者也次及於時寒暑日月幽宗雩宗則天神無不及矣九州之名山大川望祀之所先者也及於丘陵墳衍與夫先師聖賢則禮無不周矣由始焉之特舉以至終焉之咸秩其輕重先後史臣以數語該之以見聖人承上下神祇而至誠之感神如此

五載一廵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内居之廵守者一臣之来朝者四此来往之禮也來朝之後必聽其言而後功可試考其功而後車服以庸此考績之法也情不可以不洽故禮無不畣賞不可以妄得故功無不勸盖謪然之交孚而昭然言行之可考盖古者君臣之相與如此言必有功功必有賞周禮所謂民功曰庸是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即位之初開四方之門以来天下之賢俊廣四方

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其於人才之進用人情之隱微固已無不周徧矣然非謀之重臣則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孰從而知之故必詢于四岳而後賢路愈廣視聽愈公謹之於謀慮之初而充之於四方之遠豈有舉措之不當而幽微之不燭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牧民之責重矣故十二州牧亦皆有知人安民之責

然欲安民者必審輕重遠近之勢蓋農時在所重而舉遠必自近也欲知人者必審忠邪賢否之别蓋所用惟有德仁人而任人必抗絶也安民各得其要而民無不懷知人各辨其實而邪不干正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無愧於司牧之任矣

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載與采皆事也事功至堯而極盛後有作者豈復有加於帝堯故欲廣其事者雖不可無振起之意深明

其事者惟順庶類之常盖百揆之事雖多而一理之順初不在乎紛更激作也舜命九官百揆居其首復咨四岳以舉其人然其所以命百揆之意則於奮揚振起之中不過各順其類而已　疇字諸說作衆今只從蔡氏解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唐虞之時豈有不親不遜之事其為此言者慮其逸居而無教而或至此也然舜命契以掌教不疾其民

之不率教而敬寬以施教葢敬以持身所謂正己而物正也寛以治民所謂優而柔之使自得之也布之以五教重之以專職而敬謹寛厚之至無一毫忿疾于頑之心唐虞之民所以於變時雍而比屋可封者其不以此歟

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禮者敬而已人能敬以直内不使少有私曲而此心真無一毫人欲之汚則可以典秩宗之三禮而交於

神明矣宗伯之職帝王所重故舜於此官特為訓戒之辭非若上文之予工朕虞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神人之和由於樂聲之和樂聲之和本於斯人心聲之和所謂樂由內心以生者也人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既

有長短清濁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故曰律和聲人聲既和乃以其詩被之八音而為樂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和矣此言樂之極功如此而究其本原皆生於人心此典樂冑子之教必先有以正人心而其所以為教自詩言志始也古有採詩之官而此意正與詩大序相出入
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此舜命九官十二牧之後而以一言該其要也宇宙

內事皆人臣之所當勉而實非人工之所能為天功者在天之天而欽者吾心之天也知其所職所事皆所以相天之事則以一心為萬事之原焉其柰何不敬哉蓋咨汝二十二人者其目而蔽以一言曰欽者其綱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三載考績之後賞罰可以行矣而猶遲回於三考之久以待其是非賢否之定此聖人從容不迫之意而

庶功之所以無不熙廣也天下之事廹促之意多則熙廣之功少唐虞考績功罪明而氣象寛衆功之熙廣恢恢乎有餘裕其不以此歟

大禹謨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廣文教之敷而又盡責難之恭大禹平生相業於此二語足以該之蓋廣文教之敷者臣之所以治天下

而盡吾職所當為之事也盡責難之恭者君之所當
端政本而動斯人不能自己之機也君盡君道以先
乎臣政本既立而人心自化禹之所望於君者如此
而所以敬君者亦不越乎此此其精神心術之感有
不待敷教而自然樂循理者是以觀史臣美禹之德
而言必觀大禹所以進言此讀禹謨開卷第一之義
也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稽衆從人聖人之無我也無告困窮聖人之成能也人之一心才有毫髮之私必不能稽衆從人必不能愛民好士雖大舜之樂取人以為善而猶若慊然不足如此者所以不敢自以為能而言惟堯能之雖大舜之謙辭而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堯與天同德故為天所命蓋堯之德廣大而包乎天

地運行而周乎四海其廣也霞𡗝而無外其運也行健而不息此大德也即下文聖神文武之四德也有大德者必受天命人心其將安歸乎極天所覆極地所載奄而君之聖人亦何心於此而天命所歸聖人有不得辭者故伯益極言帝德而終歸於天命亦足以見堯之天德敉寧而天之惟德是輔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聖人一心純乎天理方寸之間光輝明白其於百為

之慮無不各得其當然姑以此二字言之亦以用人之邪正謀事之是非此其事之大者非胸中湛然事来能明未有不疑貳於用舍之間而蔽惑於謀為之際也是以益之戒舜欲其謹之於用人圖事之初而必本於措心積慮之始豈非端本澄源之論哉

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德非徒善在乎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在乎有以養

其民至其所謂養民者又不特養其身而且有以養其心也聖人之於民政教具舉而治定功成不至其極不止此其心術念慮何可一日忘天下而伯益儆戒之言又何可不深慮而勉圖之哉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隆古盛時於府事順治之餘思為久遠無窮之計雖其戒喻程督之意不可少廢而其所以感動人心使之歡忻鼓舞趨事赴功而不自足又非徒刑責之嚴

而已也蓋始之九叙惟歌者一本於自然之心而終之勸以九歌者已播於九成之韶樂入人愈深則其功愈遠九功之德所以皆可歌者夫豈後世所及哉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唐虞君臣之養民論其政則必原其所始蓋非水土之平無以致天成而治府事也論其功則必要其所終蓋非萬世之久無以驗其功而造其極也一時治水之政萬世傳遠之功尚復有加於大禹者哉

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予于治刑期于無刑民恊于中

臯陶本士師掌刑之官而五刑之用惟以弼教期望之責在於無刑此其風化之原甚深而禁防之具甚畧當時比屋可封民皆由於中道其好犯上鮮矣夫政者正也有恊中之俗則豈有干正之民臯陶之所謂明刑者盖如此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

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聖人臨御之德主於寬簡故聖人刑賞之用極其忠厚惟寛簡故其體不煩而不廹惟忠厚故其用刑輕而賞重或曰刑故無小不得為忠厚曰不然也人之有罪其於小而懲之使不流於大惡非忠厚而何哉是非有盛德者不能是以臯陶不徒論其法而先論其德也

一説聖人盛德至善粹然在中而善政寛簡無非盛

德之發見是以用法之陰每得法外意也盖功賞不明無以臨御天下而寛簡之德常流行乎其中是以善善之意長於惡惡而情之可推功罪之有可疑者莫不有以處之而終歸於厚可以見聖人之政簡而有要寛而不廹深得乎臨御之宜而不失其本心之正臯陶之歸美舜是以尚論其德也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好生出於聖人之本心而刑法特出於有司之所掌

以吾之心洽民之心優柔漸漬之深豈復有入刑者哉刑法之施雖付之有司而民自不犯有司是士師為虛設而德之流行皆由内心以生者也執法之意常不足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者歟
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刑措不用者聖人之本心化民成俗者大臣之盛美以臯陶掌刑惟主於弼教其從風而靡者一出於自

然故其從欲以治者莫不有自然而然者矣夫尚德而不尚刑為人者孰無是心其不得以直遂其心者以朝無宣明政化之大臣也有臣如此君得以遂欲治之心而臣得以專化民之美得不申言以美之哉

成允成功惟汝能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允成也功治水之功也禹以一念之誠弭大菑捍大

患治定功成未有不以自負而始之克勤克儉終不自以為盛也終之不矜不伐人莫與爭其功能豈非誠者物之終始一有不誠則其於盛德大業未有不滿假而矜伐豈所以為聖人之純誠哉舜美大禹之功德而以成允二字先之可謂能知禹之心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心一而已人心則指其發於形氣而言道心則指其

根於義理而言也人心難公道心易昧故必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然後動静云為信能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差矣然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又妨政害治之大者故言勿聽勿庸以示禁止之意盖存心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二者竝行而不悖而內外之所以相資治道之所以無弊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上四句是言君民相期之勢下三句是言至善之理
以勢言則反復其辭而已明以理言則非深致其敬
無以行之也謹守其所居之位敬修其可欲之善歛
而益慎慎而益敬戰兢惕厲以期造於至善而所謂
君民相與之勢又有不足言者矣盖人君之所以常
持其敬者皆職分之所當然亦天理之本然非特顧
畏民嵒而已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以德之動天者言之則其所感甚遠以道之出於天者言之則其所應甚速所感之遠者極精神心術之通而所應之速者惟在於辭氣容色之際盖虧盈益謙天道之常人能深明其理而思所以自持則其盛德之感上際下蟠而格天之妙可言矣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徳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敬盛德之言而班師於苗國舜大文德之敷而舞干羽于兩階盖大臣從諫之速而人主尚德之深固非有意於服苗民也而七旬之間有苗來格雖其理之必然而亦其事之適然史臣比事而書之盖紀實也

皐陶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史臣稽皐陶迪德之謨不敢同三聖典謨之體史臣

述臯陶陳謨之要亦惟幸一時明良之逢禹聖人也史臣稽古大禹獨以二語稱美乃及克艱之謨於臯陶則不敢同此例直述其廸德之謨而已矣然臯陶之心即禹之心臯陶之謨不異於禹之謨勉其君以允廸厥德君盡君道也自述其謨明弼諧臣盡臣道也即其所謂君臣之克艱也此其責難之恭豈有異於禹哉臯陶賡歌首言元首之明繼以股肱之良亦無非相責難之意當以二章並觀之勿謂書體之不

同而責難之意有異也

愼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理之貫通然古昔聖賢謹之於修身之初已爲久遠之思故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自無遠邇之間此君子之所以先立乎其大者由是舉而措之莫非茲理之貫通也其或脩身而不能愼愼而不能思永則亦苟焉淺近之工夫又烏能善推其所爲而造新民之懋功哉臯陶陳廸德之

謨理政如此故於此申言之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仁知兼舉治天下之急先務無以加之然人不易知非知之明無以成官人之能民不易安非仁之愛無以得黎民之心古者大臣相與講明治天下之道不特舉其要而必思其極故臯陶以知人安民為美而大禹以知人之哲安民之惠為難反覆究極不至於

成能成功不止蓋古聖賢之陳謨責難其不茍如此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古者聖賢相與講明治人之道其初言人之實行有九德末言其人也繼言斯人之為人有九德末言其事也言其人則知其有實行之人言其事則知其有實事之驗而始謂之亦終謂之乃言以此見聖賢之患不知人而不嫌於講明之詳也

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

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九者皆盛德之事非以彼㴠此之謂也故皆以而之一字為轉語之辭以此見其成德之皆全而能不偏者也復以吉哉一語為賛美之辭以此見其成德之益彰而能有常者也以此見成德之人為天下國家用其為天下國家福豈有量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九德而有其三者曰宣而充廣之使之益著九德有其六者曰嚴而祗敬之使之益謹此四句者可以見聖人委曲成就人才之意是以合而受之布而用之有德者無不事其事而在官者無不展其才也九德是總言三德六德在官是總言有邦有家千人之俊百人之乂是才然所謂才者皆從九德中出蓋惟聖人在上涵養成就人才之功深是以進於德而優於才内外百官所以無廢事而亦無不盡之才其以是

歟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百僚百工一也但僚有僚友之情相觀而善工有職任之守各奏其功其相共師法乃盛時之氣象故順天以時能建盛時之功業也記曰播五行於四時當時百官及時以趍事而不違天以生事是以治功有成治體不擾盖皆得於平日師友講貫切磋之益故其所成就如此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二無字皆禁止之辭聖人恭己南面為官擇人豈有逸欲曠官之事而皐陶每拳拳於此盖憂治危明之意也正己所以律人一毫私欲之萌則一日萬幾之積必有不謹於微者矣用人所以代天任職虛曠其位必有不勝其任者矣故審事幾者莫先於正己代天工者必謹於擇人而二者之失必嚴為禁止之辭

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天之視聽自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自民之好惡以為明畏此以言天下之一理也人君妙一心之經綸膺民社之付托敬哉一語又所以合天人而一之者也一理通乎上下此至理之貫徹處一身位乎兩間此心之存主處盖始之言天天固自於民終

之言敬天乃在人君方寸中此臯陶安民之謨可以究極其理而終歸於一心也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則所謂衷也即謂典禮也五典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叙五禮有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君臣上下斯須不誠不敬則典禮皆失其序必不能正之

而益厚用之而有常又何以和其本然之中而順其當然之則哉故必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無一間融會貫通而後民彛物則各得其正典禮之勑我自我者為益厚而有常矣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五等之服自一章以至九章所以章有德也五等之刑自墨劓以至大辟所以用之有罪者也命德罸罪

之權雖出於君臣而實本於天理國之政事蓋無大於此者矣君臣不交致其勉則慶賞刑威之用必有失其當而非天意者臯陶陳安民之謨於其將終反復嘆詠以見古者君臣之用心下盡人事上答天意凡所以代天行權者何可一息之不勉哉

益稷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此內外交脩天人交應

聖人行事動與天合人心天命相為貫通無感而不應之理一心之運必安於至善之止而慎於未動之先方其未動此心湛然及其事之發也必審其幾微處事之施也必擇其安穩處然猶不敢自足復資左輔右弼之臣相與效其忠而成其功內外交修無有不至是以無動動則人歸之天命之矣禹之此言盖發明慎在位之意故必於其出治之原而深明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樂有六律而後被之五聲有五聲而後播之八音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察樂聲者可以知治亂也詩歌協於五聲而達乎上下古者陳詩以觀民風故出納人聲者可以知邪正也人聲之精者為言出納五言以協於五聲則治亂可察律呂可得聞矣予欲聞而汝司聽葢舜之所望於大臣者如此

舜典中始於詩言志而後及於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理正如此但未言納五言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為帝臣惟帝時舉

際天所覆之盛德莫不被其光華故極地所載之賢才莫不願效其用夫聖人之德丕冒海隅其蒼然以生者無不在其照臨之中况靈於物而為人秀於人而為士孰不願仕於聖明之朝惟在人主舉而用之耳蓋明無覆盆之不照故賢無在野之或遺衣被光華之日久故願仕於治朝之心同非有虞盛世孰能

及此故禹特稱帝以美之也

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此承上文帝德而言于以見聖人之進言明功不

徒於爵賞而非徒委於爵賞不然何以感動人心

歟

聖人用賢之道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試以功而考

其成然後旌能命德以厚其報蓋無言功之不就而

亦無爵賞之不酬曲盡其激勸之方而有以興起其

敬讓之意相讓於善而相感以敬其於人心天理之真固有油然不能自己者所謂不賞而民勸而況於爵賞之公乎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大禹之功非特荒度土工之為難而水土既平建牧立長之尤不易荒者大而治之既以身親度之地矣弼者因而助之則必隨地以擇人皆所以參錯於內

外而維持於久遠矣蓋禹平水土之後制為甸侯綏要荒之五服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於其中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收以糾羣后此所以處十二州之内也五服之外其地薄於四海之濵不在五服五千里之内於其地各建五人以為之長使之相統而羈縻之所以處十二州之外此其規模之詳畧功業之先後雖有不同然非大度土功何以平水患非各建五長何以治民度禹蓋自言其輔相之業如

此而舜之所言時乃功惟序者復如此也
戞擊鳴球摶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賔在位羣后德
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后夔奏堂上之樂則以鳴球琴瑟之輕清協於人聲
此其所以格祖考而正羣臣也奏堂下之樂則以管
鼗鼓柷敔之備具間以笙鏞此所以感鳥獸而舞蹌
蹌也夫樂與天地同和其感人動物也如此豈謂堂
上之樂獨能事祖考化公侯堂下之樂偏能動鳥獸

哉蓋歌者貴人聲其功效貫通乎幽顯而衆樂迭奏與歌相應其功偏及於動物典樂者必由其序而閑樂者皆極其和究其所以至此者則所謂如天之無不覆幬而非盛德無以及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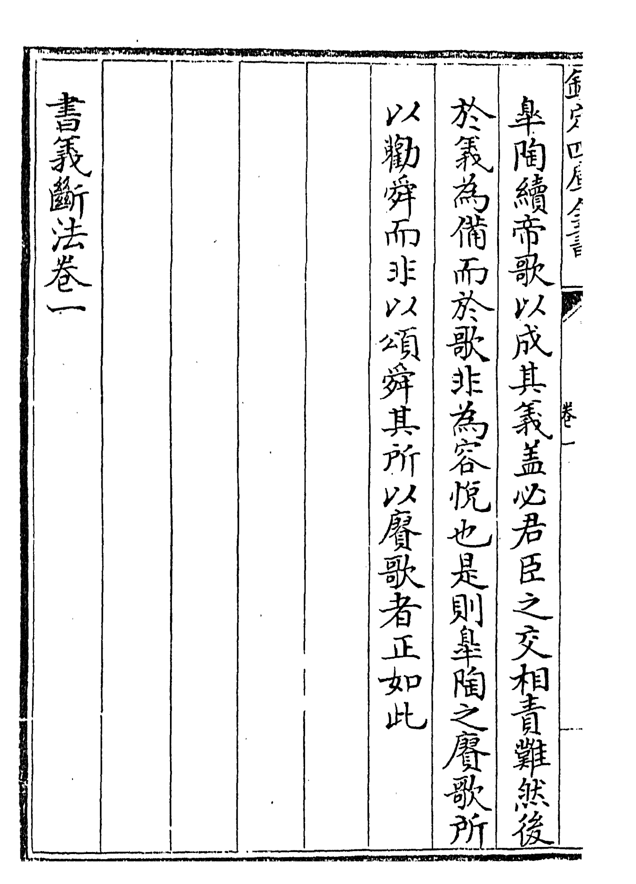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臯陶之言治道無不主於欽臯陶之格君心先有以動其聽蓋天下萬事皆本於心而成於敬所謂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臯陶以念哉一語冠於言事之首復以欽哉二語貫於行事之終始其先之以拜稽颺言者又所以重其事而聳其聽也大臣格君之道其委曲詳盡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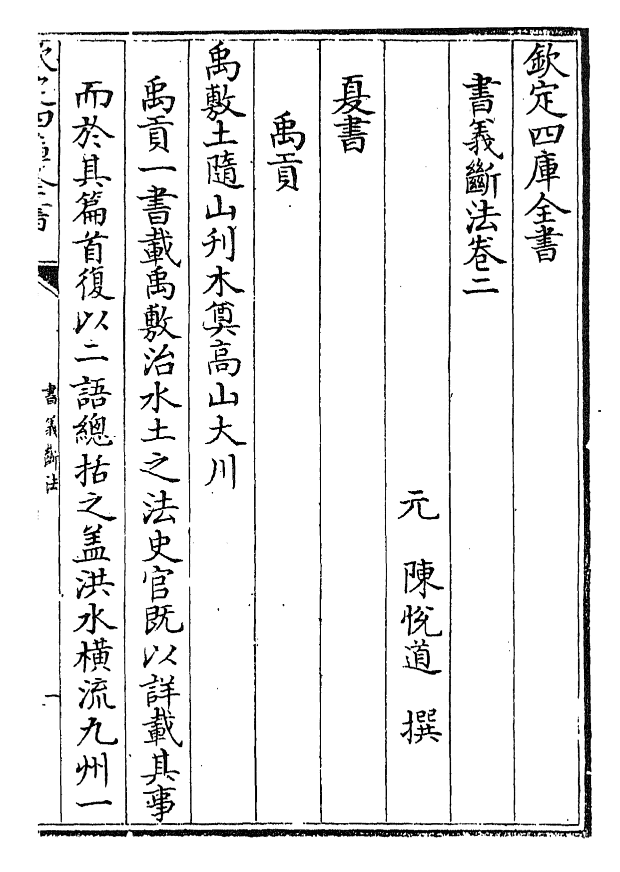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明良者君臣之盛德而康哉者庶事之皆安然必君明而後臣良臣良而後事康端本澄源所當責難於君而舜之作歌乃先言股肱喜哉責難於其臣是以



臯陶續帝歌以成其義盖必君臣之交相責難然後於義為備而於歌非為容悅也是則臯陶之賡歌所以勸舜而非以頌舜其所以賡歌者正如此

書義斷法卷一



書義斷法卷二

元 陳悅道 撰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貢一書載禹敷治水土之法史官既以詳載其事而於其篇首復以二語總括之盖洪水横流九州一

鑿乎乘四載循處草木之暢茂道梗不通遂隨山澤而焚之以刊其壅蔽此一時之權宜也九州之山各有高者如幽州之山鎮曰醫無閭之類九州之川各有大者如兾之九河荆之九江擇其高大而定之以示其表識此萬世之定制也道路無壅山川有别然後得以施其平治水土之功即此篇之末所謂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者也

兾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

績至于衡漳

不言冀州之疆界所以尊京師必詳水勢之源流所以明河道地勢未有尊於京師者故但書冀州而不言州域之所距水勢未有重於河道者故隨山濬川而詳言河流之所歸蓋壺口梁岐之山皆由重鎮而開河源也修太原而至於岳陽之山下治覃懷而至於衡漳之合流皆通汾水而合河流也禹治水之法與夫禹貢之書法槩可見矣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揚州之域淮在其東海在其南書淮海所以見東南之奥區為水勢之都會也揚州之地彭蠡所豬陽鳥所居所以見水性物性之復常為水患之平也揚州之水不費疏鑿故但書二水以見大川之奠繼書二事以見大患之平此禹貢書法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揚州爲東南之奥區雖曰田土在九等最下賦乃第七錯出六等則以其人工脩也不特人工之脩而又地産之美南金之與瑶琨竹木之與羽毛齒革皆足以爲貢備器用車甲旌旄之飾棟宇器械之用無不畢備至於一草一木亦皆足以成服而供職篚結實而供祭祀是其物産之美與人工之脩皆足以補地利之缺此禹貢之紀揚州所以獨詳而下下之田不嫌於下上上之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㑹同

九州攸同盖言禹之平水土極九州而無不同也然九州之同必由於四海之㑹同者以其隨山濬川源流無不順濬畎澮距川高下無不平也九山為水之源言其高者隩陂為地之卑言其下者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疏而導之皆合於一海於是水有所歸而功無不及聖人一視同仁之心於是少遂矣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聖人之治九州其始也因天地生成之利其終也制
中國貢賦之法蓋六府脩而後庶土正庶土正而後
財賦出然必因九州之穀土以定其高下成中國之
田賦而畧於荒遠蓋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而後治之
以中國之道皆非強之以其所無也　孟子云欲輕
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欲重於堯舜之道者大
桀小桀也中國之治如此

五子之歌闕

書義斷法卷二

書義斷法卷三

元 陳悦道 撰

商書

仲虺之誥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纉禹舊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之錫聖人其有猷有為者非常之資聖人之奉天

其率而行之者皆有常之典盖天錫勇智無為不成固可以正人心而成王業者矣然皆古今常行之道皆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正萬邦纉禹服即常道也亦天命也豈以智力之有餘而盡用之哉湯誥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仲虺之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如斯而已矣仲氏釋湯之慚故言天之錫

湯湯奉天者如此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惟聖人純乎天理之公故惟聖人能極乎君德之盛寬仁之德其謂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其德之昭著而為信於天下者如此然湯身之之聖人也其本源之地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而所以用人脩己者莫不各得其當故其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其見於臨民者如此蓋本之脩己用人者非一日之積矣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盛德之為法於天下無往而非中故大業之可傳於後世綽然有餘裕後之人君創業垂統皆無以為維持憑藉久遠之計其或可以垂後而終不能恢恢乎有餘裕者皆其明德新民之學有未至焉者也聖人盛德既足以建中而又内外合德無往非中葢其用力之深明德之遠事得其宜無一事之非中心得其正無一念之非中中道卓然有立於天下而傳後垂

後之計於是乎有餘裕矣

一說克明俊德者吾心本然之中制心事者所以合內外而建中聖人之德全體呈露而妙用顯行體用兼該功力至到如此垂裕自是有餘裕矣

湯誥

天命非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天理流行付與萬物昭然若草木之光華皆天理也信然使兆民之生殖亦天理也湯誥萬邦曉之以天

命之理而驗之於民物之間福善禍淫之天決無毫髮之僭差譬諸草木區以别矣豈有世運之終否而匹夫匹婦不得遂其生哉古今天理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以湯之興夏之亡觀之于以見天命之昭昭其自今以往休養生息兆民以治以生亦信乎其無可疑者也

伊訓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鱉咸若
方懋者方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之意此日新之盛德也人主一身為天地人萬物之理有日新之盛德故有位育之極功貫三極而澤及萬物盛德至善其殷監之不遠者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嗣厥德者必先謹其所始立順德者必善推其所為

罔不者總言其事而惟者直指其要也嗣厥德者皆當謹之於嗣位之初故以罔不在初言然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弟乃行仁之本而一理貫通可以擴充而周遍故曰惟親惟長伊尹慮太甲之不謹其初而又慮不知其要將無以推其所為也於是以嗣德為謹始之戒而以孝弟極終始之功豈非治天下國家之要而無愧於烈祖之成德者歟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

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修人紀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有萬邦者聖人之所以有萬邦也聖人出而扶持世教立經陳紀徃徃舍己從人以成其德復急己緩人以新其德其所以經綸大經立大本者用此道也至於由七十里而有萬邦聖人豈有計功之心哉伊尹於此葢言其積累之難而兢業惕厲之心無一日忘其有天下之始終如此而平天下之要道固不外乎此矣

太甲上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邦

明德即明命也人君顧天明命天監君之明德存乎目睫之間而感應之妙未有若此其速者特以顧諟言以見天理之流行而通於神明莫非至敬之寓以監德言以見天心眷顧而撫綏民庶莫非至仁之澤蓋敬之體根於中而仁之用見於外于以見明命之

即明德而任天地人鬼神之托者不可不自持敬始也湯之學自聖敬日躋始德之日新又新卒爲天命人心之所歸蓋特餘事也　社稷即地祇此所謂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皆神明之所在此湯所以常目在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太甲受病處在於欲敗度縱敗禮一旦改過能以儉

德自待亦足以為久遠之圖矣然天下酬應無窮至善之所止有在非敬無以得其所止非守家法無以知其所止正如虞人之機張省括于度而釋也今日之儉德永圖知改過矣然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不擇其所當行而法其所已行安知他日無輕發之失而不能持之以久乎

太甲中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拜手稽首者臣之禮恭脩己治人者君之德盛方其君臣上下之容儀拜稽致恭一時之禮已盡矣及其明德新民之事業隨感而應萬世之令名無窮焉又豈非臣子之至願哉太甲中篇之書作於太甲處仁遷義之後伊尹拜稽首而後言太甲進脩之愈遠益喜之深而朔之之無窮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人主一身上承祖宗之托而下撫人民之衆所以思盡其孝致其恭者何敢不勉然人之一心非視逺則不明非聽德則不聰所以視思明聽思聰其曰惟者亦思之義尤不可不謹也盖奉上接下尤為一身之所接至於一念之發視聽為先一或蔽其聰明則其於身之所接將不勝其弊故伊尹之言一節深一節雖四者皆係於君德之美惡而將順其美以垂無窮則於視聽尤為切要也

太甲下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謂之天位者天民鬼神之所托也謂之艱哉者誠敬仁之難盡也以天人鬼神之無常而上下顯微之閒一有不盡其道則離合之機凜乎在前何可不思其難而循天理之則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

哉

德以敬為主敬以時懋為先盖必此心之純一不已而後與天合此商家一代相傳之心法也先王之令緒在此令王之令緒尚監于兹基緒之令矣不獨在王業其盛德純誠可以上當天心而垂裕後昆皆其緒之美者能監于此則亦如湯之配上帝其為令緒豈有加於此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

位惟危慎終于始

行遠自邇升高自卑此言進德之有序也㫖始之意可以占終此言臨政之有初也進德有序故必自其下者邇者臨政之初故必因其難者危者自下邇者非可一蹴而遐造思艱危者不可一日而不慎也既往不咎方來可追故伊尹之於太甲既告之以脩己之遠業而復告之以治人之遠功其㤀君之意豈有已哉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無慢易於臨御之初所以屏人欲之私也必審擇於聽受之際所以循天理之正也屏人欲則嚴為禁止之辭循天理則在乎堅固之力此又伊尹立言之意也上二理字禁止之辭下二必字一循乎公明乎公私之辨然後可以善始而圖其終矣 輕率慢易安其危而利其菑皆人欲流行處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人主一心一身至善之所止而萬邦所視以為儀表也非此心謹思無以得其理非此身篤行無以成其事一有不至皆非所以為善之至而為良之元者則天下又何賴焉太甲下篇乃太甲遷善之一初故伊尹深期以遠大之規模四方之標準勉之以知行之並進庶幾可以集萬善而立人極焉耳

咸有一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代天理物之初固貴乎德之惟新謹終如始之一乃所以為德之日新新命之膺與德俱新固已去其舊染之汚矣日新之功終始常新則其所以日新又新而上當天心者又豈止如今日所觀哉今之新德新命固可喜而終之日新又新者深可期兹固伊尹之所以拳拳於太甲也

大學明德之章言湯之日日新又日新又復及於其

命之維新蓋家法之傳遠矣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百官可兼用才德而大臣必擇其全人蓋身為大臣兼有致君澤民之責為臣之所以不易也不難於任用慎於聽察則小人乘間而入不可否相濟終始惟一則君子不安其位此為君之所以為難也臣盡臣道則可以稱選任之意君盡君道則可定正名之分

亦各盡其道而已矣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蔡氏曰德者善之摠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慱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也

朱子曰有吉德有凶德必主於善或在彼為善或在

此爲不善或前日不善今日則爲善必須以此揆度

蓋因一而後定徳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恊雖

訓合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有揆度參

驗之意又云有比對裁制之意蓋從一流出者無不

善恊有齊之意張子曰徳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

一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

永底烝民之生

因王言之大而知其心之一此由其末而推其本因王言王心之相符而知天祿人心之均安此由本而極言其效也頌聲之相同真若有以俾之則君民之相安者自今其審克之矣俾之者誠之不可掩克之者效之必可期葢伊尹之所望於太甲者如此

盤庚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世臣舊家之人乃古先王所圖任而相與共政者其人之能其任則奉承君命能不隱匿其指意王所為大敬而用之也其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民所為丕變而從之也令出惟行上敬下化古先王之用舊人其能勝任如此均為舊人均所任用而奉上化下之心乃有不然者故盤庚特引古先王之盛以見今之不然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綱既舉而目自張有條理而不紊者上下之相從也種曰稼斂曰穡必勤力而有秋者勞逸之相補也盤庚率民於殷亳其事理甚順其事功可期而當時之民傲上以從康故憚遷而違上所命盤庚喻以漁綱之有綱欲其無傲復喻以農田之有秋欲其無從康不怠於奉上不安於小成能近取譬其俱享遷都之利也必矣

說命上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

先知明哲以性分之明言之也君令臣行以勢分之嚴而言之也性分之明既已得之於天而可為法於天下矣則其勢分之嚴所以臨萬邦統百官君庸得已於言乎高宗嗣位之初恭默不言羣臣咸諫于王不特推其君臨之勢而深美其明哲之性盖有德必有言而羣臣將順其美之辭當如是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古昔王者寤寐賢才之心不特取其形象之相似必期於心迹之相親蓋形象之似所以求賢不嫌於地之遠而心迹之相親所以親賢不嫌於地之近故以山林巖穴之士一旦擧而加諸上位非以職任尊隆為貴而以朝夕左右為尚庶幾正論日聞而君德可成不特想像其形像而已高宗之求傅說史臣盖能

紀其事高宗之所命傅說則後世尤不可不究其心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此承上章納誨輔德之意而為是言也高宗於進德之方如金之在鑛如水之望洋如歲之大旱此心未能自盡所望灌溉厭飫之也傅說輔德之忠如金之作礪如川之作楫如大旱之作霖雨此心不可不盡

所當開心而見誠也其引喻則一節深一節其本原則啓心乃可以沃心此大人格君心之事業而高宗之所以為拳拳於說也

作礪因其美質作楫期於遠到至於霖雨則有如時雨化之矣此謂之一節深一節而高宗之所望於說者有如饑渴其亦不外乎此心而已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命傅說以揔百官輔台德其於出命之初即相期以遠大之業然相之有僚屬即君之有輔相使下焉不能率其屬則何以共任致君澤民之事上不能敬君命則何以克全其惟有終之功蓋必能敬君而圖惟厥終然後能率屬而期於遠到此其上下之相率尊卑之相統不正其身如正人何而所惡於下無以事上高宗命說之初辭其已及此矣

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

不祇若王之休命

以從繩喻從諫君之所以從臣也由克聖而若休命臣之所以從其君也君臣之間非相為苟從亦各盡其道而已矣然從諫之初猶截然規矩準繩之不可易克聖之後則臣之從君固有超然命令之外者況君命之美哉祇若休命乃將順其美之事有不待於繩愆糾謬而高宗之德進矣傅說復王命之初其所以自任而相期者固如此

說命中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天者理而已明王之奉若天道順此理而已后王建邦君公設都於其下又承以大夫師長其於君臣上下之分截然不可易也此天道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哉其於治國平天下之責凜然不可忽也此亦天道也知其勢分之相承而又知其

責任之不易則可與言天道矣此奉天道一言傅說蓋將詳言治民之事而以是先之也君臣皆當奉天道其獨稱明王者一人之責尤重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說命中篇多言用臣治民之事傅說於此言臣之敬順民之從治豈有他道法天而已矣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皆至公之理流行乎其間聖人與天合德亦至公而已至於臣之若而又欽若民之乂而

又從乂此則明德新民之極功而人心天理之同然皆不可厚誣也　憲天者聖人之天欽若從乂者人心之天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朝廷之上有百官所謂六卿百執事皆是也公卿大夫士布列于朝此爵也亦皆官也官以任事故惟其能爵以命德故惟其賢分而言之則曰官爵揔而言

之則曰庶官惟賢惟能所以治及私昵惡德所以亂然則任官惟賢才豈容有一官一職之可輕授哉天下事衆君子維持而不足小人敗壞之而有餘此即無曠庶官之意故傅說以庶官揔之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古今之學皆言行並進傅說獨告高宗以為非知之艱而行之艱惟忱誠則行之不艱非一偏之論也盖高宗明哲之資而又舊學于甘盤其知之深矣其曰

非知之艱者指其所已知而言也已知而益勉於行則先王之成德可以昭合盖湯於伊尹能自得師故詩書所載多言其持敬懋德之實此所以為身之之聖而德之有成者也王能因其已知而勉於力行則知行俱到可以合於先王之成德矣

說命下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麹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訓朕志者訓之於心志趨向之初克邁訓者行之於
外質調和之後此蓋説命下篇之辭言傅説之納諫
已行於立志之初矣及其相與之日久調和之功多
所以修輔其君非一而已是以所得愈深所以愈力
高宗亦自度其力之能非特如訓志之初也蓋始之
之訓志傅説惟恐高宗之不從終之邁訓高宗惟恐
傅説之不進諫其所就之淺深於此可見
此亦是傅説之進言能迎其初者而善道之故能

可否相濟終始無棄直截確當果於力行末意互

說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多聞所以明當世之務故能有立於事學古訓所以見先聖之道乃能有得於理葢宇宙內事一事皆有一理有非可以私意妄為者是以人能求多聞深知事變皆可隨世以立功名然不舉古訓將無得於事理又何以立大本而經綸大經哉說命下篇傅說為

學之功故特稱王以聳動其聽而深究乎人情物理之極可謂善於格君矣

求多聞建事是令人皆能如此學古訓有獲則非學古人不足以得此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

為學之道當遜其志如有所不能當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此二者所以為學而學之終始不越乎此二者也始之謙抑勤敏則其所修如

水之浩浩其来終之堅凝誠實則其於道如水之停

含泓深而積聚矣謙抑則德修而日新允懐則道積

而不散来如日知其无積如月無忘其所能也為學

之初入道之序也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徳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

學固學也教人亦學也學之貫於人已者學之始終

也德之所以不自知其進也學之監于先王者學之

準的身之所以永無過愆也湯之自得師修人紀凡所以修己治人者皆有成法率而行之終身可立於無過之地固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又豈止如一時之進修而已

一念典學以始終言監于先王則萬世而無斁蓋昭然成規粹然至善是乃為學之極也成憲凡湯之所言所行皆是所謂世為天下則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

于庶位

一代有一代之典憲必遠監于先王而後至於盡善盡美一官有一官之人才必旁求天下而後可以申用明良蓋先王立此成憲為萬世之標準所謂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羣賢輔此成憲為列位之儀刑所謂臣人克有常憲者也高宗以守家為之君傳說以進賢為之相其率先王廸高后也固宜

按此一節不與上文相蒙前言為學此言守法人

君當為之事而皆不可無人才之助也

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正風化之原能使天下之民皆慕其君之盛德者傅説既徃之功也竭股肱之力必知良臣之責當致君於聖德者傅説方来之事也説命下篇專言為學進德之事及高宗不以四海之仰德者為可喜而以良臣輔德為可期傅説亦不以風化之既行自足而益以致君於堯舜者自勉下文言保衡之致君澤民其

意固可見矣

四海仰德時乃風如舜之美皐陶所謂從欲以治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如皐陶

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也古者大臣

之事君大要如此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

永綏民

上二句言古今君臣會遇之難今適相值則其時之

可為矣下二句言人臣致君澤民之責惟爾能克則其才之能為矣以其時之可為而自任以才之能為則明良相逢之機會為不虛設而君臣兼盡之事業為益深遠矣不憂其難遇而深責其必能此高宗之所望於傅說而於終篇尤拳拳也

若更添說拜稽首至休命則當分三節意以見時之可為惟傅說能為而說之所以能為以其奉休命而敢為

書義斷法卷三